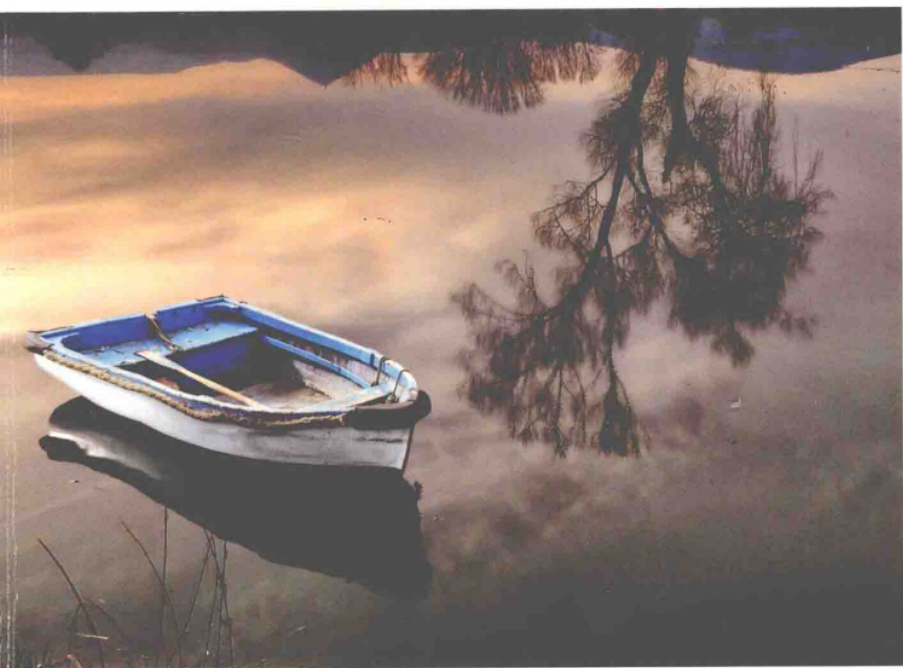




沿途漫步的镜子

Un miroir qu'on promène le long d'un chemin

边芹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沿途漫步的镜子

Un miroir qu'on promène le long d'un chemin

边芹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沿途漫步的镜子 / 边芹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060-7522-0

I. ①沿… II. ①边…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0961 号

沿途漫步的镜子
(YANTU MANBU DE JINGZI)

作 者: 边 芹

责任编辑: 徐 玲 龚 雪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捷迅佳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5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522-0

定 价: 49.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2 64258115 64258117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是什么走到最后？

一个人与他的天赋爱好之间隔着什么？隔着运气。就像一只擦网而落的球，落到哪一边，决定胜负，却不是击球人的手艺和意志可以左右。这就是我与文学的关系，运气从来没有让球落到赢的那一边。这使得我这辈子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所有大门外边打擦边球，在人家允许的夹缝间收笔凝墨，把运气好的人的一部文学长篇的浪扯闲吟压缩成几十篇短小故事，仿若各有其主的庄园里没有申请生命权利的野草，除了压缩了再压缩的生命，孤零零一无所有。

然而人即便不为什么而死，至少是为什么而生，反正两头总有一边是要索账的。我将我生命的旁门左路一通审视之后，战俘般地在命运簿上找到所来何由：文字的囚徒。从生到死，终就是逃不脱的，而这个牢笼是我自己一笔一画搭建，它几乎劫走了我活着的其他理由和其他解释。文字们仿佛从没有挪移的狱卒，一路看押着我，是它们追到最后，看到最后，说到最后。

要不是东方出版社决定再版一本旧作，我已经把我的这部分文字丢得很远了，就像一路前行，丢掉的那些行囊。时间会让我们忘掉远去的也曾是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一点点长大，独立于世，渐行渐远。重读十多年前的作品，不隐讳地说，弥漫文字间的“泛人道主义”和“政治正确”（由西方向全球输导的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正确框架）是两大漏洞。谁能想到我自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成了自己的批判者，这让我感到后怕，有一种尚未走进历史就被历史抛弃的惊恐和无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铸思想的那群人，不管老少，几乎未有逃出“泛人道主义”和

“政治正确”之天罗地网的。我说“天罗地网”，可能有人不会以为然，因为这张早就在鱼塘边伺机而捕的思想大网，在当时一大群想游出水塘的鱼眼中是“出口”而非新罗网，池中鱼看不到那么远，它们只想从拥挤的水塘中挤出去，哪怕是被收进另一张织得更密的网。所以在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早就在我们的水塘边，拿着网等候良久了，我们被一网打尽，还以为投奔了“自由”水域。

“泛人道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病，像女人的脂粉一样，是美丽外出的前提。凡模仿来的思想必是时髦的、占主流位置的、顺着风向的、在或长或短的历史间歇有口莫辩的；“政治正确”则是被秘密封锁线不知不觉锁定了思维轨道，所谓“秘密封锁线”，就是隐藏于意识形态界线之下的历史真相。这种被劫持，外乡写者是很难脱身的，因为他能找到的明面上的资料不可能把他引向别处，知道了这一点，方后悔近代西方（古代可能更没谱了）的某些历史关卡是不能碰的，能掌握的资料离真相有多远，写者尤其外乡写者是只能被动接受的。我旅居西方，也是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才恍悟自己成天被搅进西式“革命还是反革命”的甄别却茫然无知、浑然无觉。

发现了漏洞，是这次再版个别篇幅被压缩甚至全篇删除的原因。其余的修改增删则是出于完美的需求。再版也给了我机会将旅法期间写的另外 22 篇作品收入这本集子，为这面“漫步的镜子”扩大了视角。

已经变成铅字的文字连带附着于上的思想是做不了越狱者的，他人的眼睛就是无情且不朽的看守。多年以后拾起这些旧文，仿若某日在街角突然与失了音讯的老友擦肩而过，匆匆地一瞥，竟勾起那么多的记忆，这才意识到那逝去的魂灵不知什么时候就躲在路途的一角。我满可以做一个与一切都不沾连的小资，活在只为敏感的心灵而存在的云里，直到永远。

边芹

2014 年 4 月 17 日于京

目录

上编·行走的文字

- 寻找海明威 / 003
- 蒙莫朗西和一个人的影子 / 011
- 圣夏芒的死亡火车站 / 020
- 先贤祠里的两个死对头 / 029
- 诗人的梦想 / 037
- 被“低调处理”的巴黎公社 / 045
- 西雷城堡的“绿帽子情人” / 052
- 法国北方华工墓 / 061
- 在历史的表皮之下 / 070
- 一支沉没的舰队 / 080
- 洛蒂的北京之行 / 089
- 在法国寻找巴金（上） / 103
- 在法国寻找巴金（下） / 113
- 魏尔伦的一条命和兰波的两条命（上） / 121
- 魏尔伦的一条命和兰波的两条命（下） / 131
- 60 年代的故事 / 143
- 没有纪念牌的让-保罗·萨特（上） / 152
- 没有纪念牌的让-保罗·萨特（下） / 160
- 拿破仑与大卫（上） / 169
- 拿破仑与大卫（下） / 181

下编·左岸碎语

卢瓦河以南，地中海以北 / 193

词语的远行 / 198

空城计 / 200

从这边荡到那边 / 204

BoBo / 207

奔跑的无头鸭 / 210

瞬间结束 / 213

那幅美景就叫诱惑 / 216

这一切都仿佛透明的鱼缸 / 219

腐烂的传奇 / 222

半条命 / 225

青春的长征 / 230

西蒙娜的眼神 / 234

茫然的命运 / 237

遁逝的西贡 / 240

芬尼的最后下午 / 244

一缕孤魂在旷野散去 / 248

波斯人阿里和阿伊夏 / 251

活着的这边和那边 / 255

吕克的二十四条命 / 259

穿越蒙帕那斯的夜影 / 266

终点的约会 / 269

后记 堂吉诃德与风车 / 275

The image features a textured, brownish-gold background. Silhouetted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are several ornate street lamps. The most prominent lamp is on the right, with a tall, slender pole and a curved arm that ends in a spiral, holding a lantern. To its left and lower, there are more similar but smaller lamps, and a dark, pointed structure that resembles a church spire or a decorative finial. The overall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artistic.

上编 · 行走的文字

寻找海明威

每走过一个城市，我时常会想，人们到一个城市是来寻找什么？除财富、梦想之外，应该还有点什么，就是那么一点点有别于其他城市的多余的东西。那应该是一种为某些特别敏感的心灵准备的东西，用城市的味道，或城市的灵性，或城市的灵魂这样的现成词句，勉强可以套用。但我总觉得，我们往往用一些抽象的词语，将我们并不太说得清的东西，笼而统之地装进去，似乎有点不太负责任。

那天，我在巴黎地铁六号线巴斯德站等车的时候，在通常贴满广告的墙壁上看到了兰波的一首小诗，类似的小诗，有时在地铁车厢里也能读到，高高地贴在广告牌上方约两张A4纸那么大的地方。诗的后半段是这样写的：

六月那些美妙的夜晚，
橡树散发着馨人的香气，
空气时而如此的温柔，
让人禁不住合上了眼睑。

原谅我，翻译成中文已失去了大半的味道。但这正是我在那个夏日的傍晚，站在拉丁区几条小街与布兰维尔街交会而成的街心广场时，所感觉到的。那其实只是街道交错时留下的一小块三角地，称之为广场是大大言过其实了。三角地上只有一个碎石砌成的椭圆形的花坛，也并没有什么花，只是长满了矮灌木。花坛边上三两棵树，形成浓荫，树下两张漆成绿色的长椅，上面坐着几个年轻人。两盏同样漆成绿色的路灯柱和花坛另一边竖着的

供行人饮水的人工喷泉——也是绿色的，就是这小广场上唯一的点缀。真的没有多余的东西，与穿过短短的布兰维尔街几分钟即可到达的孔特斯卡普广场的喧闹相比，这里要安静许多。路灯还没有点亮，夏日晚上9点半，太阳落下去了，只在不远处先贤祠的圆形穹顶和圣艾蒂安杜蒙教堂哥特式尖顶上留下一抹粉红色的余晖，但天并没黑。

我想只在这一刻，我找到了这个城市有别于其他地方的那么点多余的东西。我在树下略站了一会儿，长椅上几个年轻人的说话声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海明威在他自杀前写的一本半随笔半自传的小书《巴黎是一个节日》里说过，他常走布兰维尔街。这条街窄而短，有两家小饭店和一家名叫“凯旋剧院”的小戏院，戏院门口站满了等待入场的人。不知怎么，想到巴黎让我感到的那么点多余的东西，不由得就想到这个人。他作品中那种时而搅到我们器官最深处的东西，让我意识到他早年选择在这里生活，应该多少与我刚才的想法有一点相通的地方。

1921年12月22日，海明威带着新婚妻子哈德利抵达巴黎，1月9日就在孔特斯卡普广场边的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74号四楼的两间小屋住下，开始了他的作家生涯。当时新大陆的文化青年纷纷来到旧大陆寻找灵感，巴黎是他们的首选。可见这个城市果真有那么点多余的东西，让那些靠心灵吃饭的人，可以在生理生存空间之外，另有一些凭依之处。

74号至今犹在，窄长的楼门漆成醒目的天蓝色。门左上方有一块石碑，作为海明威曾在此旅居的记录。二楼的一个窗口挂着招牌：“海明威旅行社”，恐怕实际业务与海明威无半点关联。74号边上是一家服装店，店名就取了海明威的那本书名“巴黎是一个节日”。傍晚我到的时候，店还开着，显然是面向游客的那种，居然还卖中国旗袍。我是从塞纳河边沿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一路上到这里的，海



塞纳河畔旧书摊

明威常顺着这条路下到塞纳河堤岸边的旧书摊，这是从74号出发距塞纳河最近的一条路，是条坡路，从下到上由宽变窄。它使我想到了什么东西促使一个人选择做异乡人？逃离扯不断的东西，接近不相干的东西，抓住那转瞬即逝的“疏离”，有什么美妙我说不清，只是一种“逃”。异乡人就是一种“逃”。

孔特斯卡普广场上的露天咖啡座已经坐满了人。所谓广场实际只是个街心花园，一座小小的石头喷泉，被铁栅栏圈着的花坛围在中心，再外围是青石铺成的路面，五个街口，一家挨一家的咖啡馆和小食店将广场圈住。我在广场上转了一会儿，朝德斯卡尔街走去。海明威在这条街39号公寓的顶层租了间阁楼，用来写作。德斯卡尔街和穆夫塔尔街在广场上交会连成一条长街，过去是这片贫民区的轴心，如

今已全部辟为商业兼旅游街，咖啡馆、冰淇淋店、煎饼铺、土耳其羊肉夹馍店、中餐馆、杂货铺、旅游小商品店，一家接一家，排满了小街的两面。穆夫塔尔街上还有一家名为“木剑”的小电影院，专放艺术与探索类电影，门脸很小，不经意走过了都看不见。海明威时代，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这里每天早上都有牧羊人赶着羊群经过。住在拥挤的小楼里的房客，会拿着杯子下楼，拉住一头羊挤上一杯奶，再放几个生丁在牧羊人的手里。这是海明威每天早上打开74号四楼的窗户即可看到的景象。早上，他从74号出来，兜里揣几个小橘子和烤栗子，径直来到39号，一口气上到七层阁楼间，从这高地顶楼的窗口，他能望见整个街区的屋顶。旧巴黎的穷文人多半在这种叫“女仆宿舍”的顶层阁楼间完成他们的大作，欧式老城的屋顶都是密密麻麻连成一片的，那是壁炉烟囱的海洋。下雨时，天空、屋顶、雨帘，一色灰，足以让诗人听到血管里的泪流声。

39号被两家小饭店夹在中间，不留意不容易看见。在海明威之前，这里已经住过一位



诗人——保罗·魏尔伦。他 1895 年住进这里时，已是贫病交加，一年后就去世了。这位诗人一生都在寻找某种不存在的东西，自命“遭诅咒的诗人”。忧郁的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我心在流泪，就像城市霏霏的细雨。”^①52 岁便离世的他，被人誉为“诗人中的王子”。这个名号后人咀嚼起来很诗意，但诗人的宫殿，是一步步下到地狱深处换来的。这样的人不是在自己亲手点燃的大火中，就是在别人准备好的火炉里，将生命急剧燃烧，像点燃火柴棒一样，只有瞬间的异彩，随后早早地熄灭。

39 号楼门两边的底层房间显然都租让出来开了饭馆，有两块石牌分别记录了魏尔伦和海明威曾在此居住。楼门是紧闭的，这个傍晚，只有二楼的一个房客，站在窗前望着楼下饭馆露天座上用晚餐的人们。病死的魏尔伦和自杀的海明威都没有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食欲。

从德斯卡尔街，顺街下到圣米歇尔大街，过街挑一条小路，总能通到奥德翁广场。这里已

经离开酒吧、食店的范畴，前前后后都是书店了。七八条小街围着在拉

丁区显得相当高大的奥德翁剧院。夏日傍晚，无论是从将其夹在中间的喧闹的圣米歇尔大街还是圣日耳曼大街走过来，都蓦然感到一阵宁静。在剧院的回廊下站一站，望着由浅蓝逐渐加深的天空和没有点亮的老式街灯，有一种时光停滞的感觉。就这么在片刻间拖住你，让你意识到人不过每时每刻在与时间做着交易，而交易下来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应该属于你。海明威时常在写作完毕的下午，从家里这么一路走过来，最后拐进与奥德翁广场相通的奥德翁街，来到这条街的 12 号。美国人西尔维·比奇在这里开了一家书行——莎士比亚及其伙伴书店。书店是专为旅法的英美学人开的，出售和出借英文书籍。如今书店早已不在奥德翁街 12 号，而搬到了塞纳河边，与巴黎圣母院隔河相望。



^① 法语中下雨和流泪是一个词。

海明威当时没钱买书，西尔维亚的书店给他提供了借书的便利。他第一次走进这家图书馆兼书店，身上连办借书手续需要的保金都不够，但热情的西尔维亚让他以后有钱再付，可以先借书。他一口气借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他很年轻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利用年长他8岁的妻子哈德莉陪嫁的每年3000美元的年金，远远地跑到欧洲过起了自由撰稿



人和作家的生活。他算过了，这笔钱在巴黎勉强可以维持一年的生计。他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74号的住房没有热水，也没有盥洗间，只有一只马桶。他起先还兼了份记者的职务，偶尔和哈德莉去巴黎北部尚蒂伊的跑马场赌马，赢了钱，两人一起下回馆子，或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逛逛。书摊上时有美国书出售，而价格便宜之极，那是到欧洲旅行的美国人随手丢在旅馆的，由旅馆侍者拿出来卖给书摊。后来为了专心写作，他连记者也不做了。

冬天冷，房间里没有取暖条件，他便到咖啡馆写作，好一点的咖啡馆都升了火炉。他未成名前，最常去的是圣米歇尔广场上的一家咖啡馆，在那里要一杯咖啡加奶，一坐就是一天。今天的圣米歇尔广场四周，除了一家小小的艺术电影院和吉贝尔书店，可利用的门脸几乎都是咖啡馆或啤酒店，但已无从探究海明威当年坐的是哪一家，那一家是否一直开到今天。他在《巴黎是一个节日》中未提咖啡馆的名字，也许他自己也忘了，毕竟他写《巴黎是一个节日》时已是50年代末。

有时，为了节省，他会省去一顿中饭，饥肠辘辘地走去莎士比亚书店借书。沿途为了避开有饭馆的街区，他绕道而行，从沃吉拉街走到卢森堡博物馆，空腹欣赏塞尚的风景画，似乎更能体会画的味道；然后走向圣叙尔皮斯广场，一路都没有饭馆，广场上亦然，巨大的狮子喷泉勾不起人的食欲，除了几家卖圣物的店，便只有闲庭漫步的鸽子了。有一天西



拉丁区利普啤酒馆的内堂

尔维亚告诉他，他的一笔稿费寄来了。海明威拿了钱，马上跑到圣日耳曼德普雷广场斜对面的利普啤酒馆。他在靠墙的软垫长椅上坐下来，要了足足一升的大杯啤酒和一份土豆沙拉。这种沙拉其实就是浸在淡绿色橄榄油里的熟土豆，并无他物。他在上面撒点黑胡椒，面包沾上橄榄油，就算是美食了。很多年以后，他已有了万贯家财，但当年饿着肚子吃的这普通的一餐，却永久地留在了他的

味觉记忆中。

写完东西的下午，海明威沿着塞纳河的堤岸散步，一直走到西岱岛的最尖端。西岱岛形似一条大轮船，岛的尖端如船头一般的便是“老风流公园”。从“老风流公园”的栗树下，可以远眺艺术桥，微风浮起的日子，水流加快，站在岛尖颇有迎风立船头的错觉。这是个钓鱼的好地方，海明威喜欢到这里看人钓鱼。很多年后他自己也成了加勒比海的渔翁。当年人们把从塞纳河里钓上来的小鱼卖给小饭馆，油炸来吃，肉嫩而细，他一气能吃上几盘。现在自然不会再有人吃塞纳河里的鱼了，但傍晚会有一群群野餐的人散落在草地和堤边，落日前橘黄的太阳光从枝叶间斜斜地扫过来，这个“镀金”的过程随着落日的时辰越拖越长，时光匕首就不再那么戳心而来，这是粘贴在所有事物之上的平庸阴影被阳光揭去的瞬间。

过了几天，我又来到孔特斯卡普广场，这一次我选择了布兰维尔街。海明威旅居巴黎的那几年，经常在下午沿这条小街，穿过先贤祠广场，从位于罗斯唐广场的门进入卢森堡公园，径直穿园而过，走进弗勒吕街。在这条街的27号，住着当时旅法英美文人中颇具影响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海明威称她斯坦小姐。斯坦没有结婚，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下午5点后去斯坦小姐家，渐渐就成了习惯。斯坦总是慷慨地让嗜酒的海明威大喝果味很浓的烧酒。

就在 27 号这套小寓所里，斯坦小姐第一次对海明威提到了“垮掉的一代”。斯坦小姐的老福特车的点火装置坏了，车行里负责修车的小伙子让斯坦小姐很不满意，车行老板知道后，将小伙子训了一顿，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垮掉的一代。”斯坦对海明威说：“这就是你们，你们全都如此。你们这些打过仗的年轻人，全都是垮掉的一代。”

似乎只有“垮掉的一代”偏爱这座城市那被娇宠坏了的“颓废”；那在色衰与妩媚间摇摆不定的“淫荡”；那在午夜梦回时伸出无数触角捉住你的“阴柔”。“一战”放血后的巴黎是“女人气”的，这座城市每一次想变得“阳刚气”一些，必是灾难临头的时候。一代文人在这里的破街陋巷捡拾着他们的灵魂，痴人说梦般地将地狱的每一瞬间变成传奇。

弗勒吕街走到尽头，自然转入圣母田园街。1925 年初，海明威一家（这时他已有了一个儿子）搬到了这条街的 113 号。113 号几乎到了圣母田园街的尽头，没有多远就与圣米歇尔大街和蒙帕那斯大街交会。我在 115 号和 111 号间徘徊多时，无论如何找不到 113 号。这时住在沿街底层的一个看门人模样的老头，趴在窗口看街景，我问他可知道 113 号。他说没有 113 号了，只能从 117 号进入原来的庭院。

已经是晚上 9 点多了，我从 117 号幽暗的门洞进到被楼围住的一小块庭院。比之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 74 号，这里没有任何标志来记录那一小段历史，也许他在这里住的时间不长吧。当年庭院里的锯木厂早已踪影全无，想必是被一堆老房子中的那幢新式建筑某某学院取代了。后院尽头有几个人在楼下花园轻声说话，他们证实了海明威确曾住过前院。前院安静极了，只听见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走出 117 号，街灯已经亮了。左拐很快便出了圣母田园街，到了蒙帕那斯大街。马可·波罗花园的青铜雕塑和喷泉已掩在薄暮中，几条街交会留下的一块不大的街心小广场上，只有奈元帅孤独的身影在晚风中无言地矗立着。这位忠实的大将当年为掩护拿破仑差一点把命丢在俄罗斯的冰天雪地中，那是 1813 年，已近两百年过去了。

铜像的背后，就是著名的“丁香园”咖啡馆。海明威搬到圣母田园街后，大部分的写作在这家咖啡馆里完成，其中包括他的成名作《太阳照样升起》的初稿。他一口气写成后，

把稿子带到奥地利雪山最后修改完成。“丁香园”此时已在一片灯火中，一人高的盆栽树像墙壁一样将露天座围起遮住，也把城市的喧嚣阻挡在外。里面餐饮两便，只是价格颇吓人，不过鲜少一般游客。如今它已成为一家高档餐馆，穷文人是光顾不起了。

也就是在 1925 年至 1926 年这段时间，渐有名气的海明威爱上了美国女记者包琳娜，这是个无论出身还是文化水平都高于他结发妻子的女人。这段情缘促使他于 1926 年离开巴黎。很少有人探究一个人与一座城市分手以后的结果，城市的烙印并不是常常留在皮肤上的那一种。那是只有一双眼睛看得见的在窗玻璃上缓缓流动的雨水；那是在某一时刻只为自己掀起的心海波澜；那是只有自己闻得到的像影子一样追随你永远永远甩不掉的气味……很难想象一个抹去了巴黎记忆的海明威。一座城市有时就像模子一样塑造了一个人。

从“丁香园”喝了杯咖啡走出来，已接近午夜。在里面无论如何没有感觉到海明威及其《太阳照样升起》曾带给我的遐思。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好像在循着着什么轨迹，以使我们自己的行为具有某种意义。在逝去的人和我们之间，应该有一些比记忆更久远的东西。事实上，一切的一切都只在逝去的人和我们之间才有意义。这么想的时候，这个夏日晚上的漫步，好像有了一点另外的含义，虽然是附加上去的。海明威的出现也就不牵强了。

蒙帕那斯大街差不多已是拉丁区的南部边界，沿大街朝西走，“丁香园”粉红色的霓虹灯渐行渐远。我走了那么一大圈，那个带了一多半想象的艺术青春的城市，在人为的保护下，毕竟留下了一些残影，让人去窥视由建筑保留下来的只有时间可以增删的浪漫。但我终究无法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答案：海明威为什么将青春最浪漫的岁月留在这里。我进而想到人与城市的关系，一个人与一座城市有着有别于他人的特别关系，那么答案也就是千差万别的。而那些楼台街巷收藏着对每一个人的记忆，可又都是默然不语的。我们却因着某些人某些事对它们格外地另眼相看，好像一块墙砖不仅仅是一块墙砖。很多年后，当他在寓所的起居室里，一枪让自己肝脑涂地的时候，同样也没有给人一个百分之百标准的答案。但我至少明白，他属于那种永远的孤独者，人群永远无法穿透那层将他围堵其中的墙。

而巴黎，就是一个孤独者的城市。

沿途漫步的镜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